

八日儿皇帝

张勋复辟丑史

吉林文史出版社

晚清民国逸史丛书

Bari

Erhuangdi

八 日 儿 皇 帝

——张勋复辟丑史

王健元 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D049.10

八 日 儿 皇 帝
——张勋复辟丑史
王健元 编

•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全安东三印刷二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frac{5}{8}$ 印张 插页82,000字

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600册

统一书号：11437.32 定价：0.68元

出版说明

《晚清民国逸史丛书》同读者见面了。

我们期待着它能够为广大读者提供具有知识性、趣味性的野史旧闻，使读者从一人、一事、一个侧面生动地、形象地、具体地了解昨日之中国，从中获得教益，受到启示。

这套丛书会成为各行各业的读者及离休退休的老人，业余时间或外出旅行时的可人伴侣。它也可为剧作家、小说家提供创作的素材。

欢迎广大读者对这套丛书提出宝贵意见。

编 者 的 话

《八日儿皇帝》（张勋复辟丑史）一书，生动地再现了张勋复辟丑剧上演的前前后后；形象地刻画了北洋军阀、无耻官僚政客、废帝小朝廷和遗老们的种种丑态，可谓入木三分；列强的卑鄙阴谋，广大人民的苦难，以及梁启超等研究系的兴奋和悲哀，也跃然纸上。该作内容丰富，情节生动，文字流畅，引人入胜，诚是一部趣味横生而又发人深思的历史故事。

原作者署名瑜寿，一九五一年初上海《亦报》少量刊行，现已罕见。今经编者加以修订，并附上《复辟之后马厂警师亲历记》等回忆录，以供广大读者一阅。

目 录

八日儿皇帝	(1)
1. 梁启超家里的电话忙	(1)
2. 日本密使驾到	(4)
3. 大风暴前的北京	(8)
4. 康有为来了	(12)
5. 急死了英国人	(14)
6. 紫禁城里兴高采烈	(18)
7. 江朝宗请客的一幕	(20)
8. 一丘之貉	(21)
9. 江西会馆堂会	(23)
10. 从南河沿到乾清门	(24)
11. 黎元洪	(28)
12. 养心殿丑剧开锣	(31)
13. 龙旗下面的骚动	(35)
14. 黎元洪进了东交民巷	(37)
15. 在天津	(38)
16. 饮冰室天津分店	(41)
17. 马厂	(45)
18. 大索冯玉祥	(48)
19. 狠狠	(49)
20. 瑜太妃的啼哭	(50)

21. 徐世昌说尽管放心·····	(52)
22. 开战·····	(53)
23. 谈条件·····	(56)
24. 康有为溜了·····	(57)
25. 丰台二客·····	(58)
26. 南河沿的末日·····	(60)
27. 段祺瑞进京·····	(64)
28. 吹灯下綵的紫禁城·····	(68)
29. 尾声——西山夜话·····	(71)

附录:

复辟之役马厂誓师亲历记·····	陈文运 (73)
参加讨伐张勋复辟之回忆·····	叶恭綽 (90)
复辟之役中的亲身经历·····	苏锡麟 (97)

八日儿皇帝

1. 梁启超家里的电话忙

一九一七年六月二十六日晚间十一点钟，在梁启超的天津住宅里。

客堂里没有灯火，可是电话铃却在狂响，响了半天，才有一个人摸着黑去答话：“你哪儿？……找梁总长？总长只怕已经睡了，让我去问问看……哦，有要紧事！你是汤议长！请你稍待一待……”。

对面小书房里，只亮着一盏台灯，梁启超并没有睡，隔着写字台，正和在他家里做客的林大胡子林长民，在合看一本浓圈密点的《辛幼安词稿》。接电话的听差老李走进来，说道：“总长您电话……汤议长那儿来的，说有要紧事……”。梁启超哦了一声，趿起鞋子就走，老李已经先赶过去，把客堂里的电灯扭亮了。梁启超接过听筒：“济武？什么事？……是吗？他到底也来了……很好，这台戏早晚要唱。济武，这几天千万不要离开天津，……明早上来一趟，顶好，……唔，那边吗？我要想一想，该透个信……好，明儿见！”

梁启超挂上听筒，踌躇了一会，好象还不想离开客堂似的。林长民从书房赶过来，连声问：“什么消息？”梁启超淡淡地一笑，说道：“济武来电话，说南海今天秘密到京，

沈子培和他一道，看样子，大辫子有点迫不及待了！天下有这样的糊涂蛋，越是提前干，越是自己找死”！说到这里，他用眼睛觑着林长民，忽然打了一个转身，他似乎主意定了，跑到电话机旁，拿起话筒，报了一个号码，等了一下，对方有了回音。他很吃力地撇着他的广东京腔说道：“这是梁宅，请段总理听电话……怎么，总理违和，谁在这里？傅次长在不在？……好，找他。”

梁启超一下子按住听筒，回过脸来对林长民说道：“合肥老儿一样的也是迫不及待，可怜这两天正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说完，他又急忙地去凑上听筒，等了两秒钟，说道：“我是任公，你是清节吗？北京有什么消息？……哦，南海到京，你们也知道了，……怎么？雷朝彦也走了！……清节，现在是大势已定，你要告诉芝老，一切准备，要提早在一个礼拜里做好，万不可对北京泄露一点消息。今天早晨，黄陂打发汪瘦岑来看我，除了征求我对李内阁的意见，还问我张绍轩如果真复辟起来，应该怎样办？我回答他，张勋只有三四个兵，他敢动手吗？此刻第一件事要瞒住北京，不能让黄陂起一点疑心。……是了，段香岩辛苦一趟，自己去南苑招呼一下，那就更妥当了。……好，明天我上芝老这里来。告诉芝老，这几天什么客也别见！好，再会！”

梁启超放下听筒，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林长民站在旁边，点头微笑，面带赞许之色。他们并着肩又回到书房这边来。各人重归原坐，面前还是放着一本辛幼安词稿，可是他们啧啧啧啧地，已经不知道说到什么上面去了。

只有听差老李，昏头昏脑地回到了门房里来，冲着厨子老胡说道：“胡二爷，张大辫子要复辟了，我们老爷刚才接的

电话。”他不等老胡回答，又狐疑满腹地自言自语道：“真奇怪，老爷又不赞成复辟，干吗又要把这个消息瞒着人呢？”老胡接嘴道：“大辫子有兵，谁敢惹他，老爷可是要省点事吧？”老李直摇头道：“又不然，老爷说大辫子只有三千个兵，北京大总统难道连三千个兵都解决不了？”老胡磕磕他的旱烟袋道：“国家大事，咱们懂得什么？老爷总有老爷的道理。”……

是哟！老胡，你们老爷就是这个道理：黎元洪死不肯解散国会，不肯和南方的国民党绝缘，宁可把段祺瑞的国务总理免职。段祺瑞制造出来的督军团独立，虽然得了点甜头，还是下不了台。你们老爷的研究系这时候成了段祺瑞的拖油瓶，段祺瑞一天出不得头，你们老爷也是一天出不得头。怎么办呢？正好黎元洪行鬼进门，浑小子张勋大模大样地踱进了北京城，张勋本来是一个顶反动的复辟派头子，他走到哪里，复辟的阴影就跟到哪里。你们老爷撺掇段祺瑞，捧张勋的场，让这个浑小子自以为力量够了，真去搞起复辟来，然后段祺瑞再誓师去打垮他！张勋完蛋了，黎元洪也非卷起铺盖走路不可了，你们老爷，便好跟着段祺瑞，扯起再造共和的大旗子，名正言顺，轰轰烈烈地回到北京，这就叫做一箭双雕。复辟是当时国家顶不幸的事，在你们老爷却是再好设有的消息，因为你们老爷的政治生活，要靠这个翻身的呢！这是你们老爷明知张勋复辟，却去怕他复辟不成的大道理，你们怎么会懂得呢？

2. 日本密使驾到

第二天上午，段祺瑞的公馆里，前后院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情景，前院因为老段不见客，冷冷清清地鬼都没有一个，后院却是亲信云集，济济跼跼，比老头子做双寿还要热闹。

梁启超带了他的研究系“四大金刚”——汤化龙、刘崇佑、林长民、籍忠寅，到了段公馆。老段的女婿傅良佐接出来，带他们进后院去看老头子。只见内厅里挤满了人，靳斜眼靳云鹏正在口讲指划，段祺瑞却坐在靠墙的一张桌子旁边，和他的一个门客在下围棋，竟然是理乱不闻的神气。梁启超来了，老段也只站起来，哈一哈腰，又坐下来弄他的围棋子去了。梁启超有点不得劲，放眼在人丛里一看，回过脸来问傅良佐道：“段香岩走了吗？”小傅点点头，靳云鹏便抢过来招呼，说道：“驻南苑的第十二师，有点毛手毛脚，陈光远那边好久没通气，香岩自告奋勇，要去联络一番。老实说，张绍轩动手之前，一定要找陈光远，香岩此去，是告诉小陈，不能露出一点不然的神气，挂龙旗就得挂龙旗，我们不把张绍轩弄上了台，我们的戏怎么唱呢？”梁启超大赞道：

“好主意！好主意！”又偏着头想了一想，问：“树铮呢？”

傅良佐的脸上，立刻露出严肃的神气，把梁启超拉到一张空沙发上，并排坐下来，告诉他道：“这一件事是关系重大的，徐树铮已经赶着头去了。前两天，日本公使林权助派了他的河上书记官来，见过总理。他的话说得十分露骨，他说张勋在上两个月，派升允到东京去了一趟，曾和寺内正毅首相见面，升允把复辟计划请教寺内，据说寺内是满口答应

的。日本政府本来派了一个混事的，名叫佃信夫，长期住在张勋那边，专一撺掇张勋动手。不过，据河上说，日本军都不赞成，他们说跟我们有交情，干吗不跟我们合作，却要去扶助那个毫无把握的张勋呢？寺内拿不定主意，河上就是代表林权助，来和我们进一步谈判的……”

梁启超哦了一声，扫了一扫喉咙，正要发表他的意见，却见门外闯进一个莽汉，满头是汗，连呼“了不得！了不得！”原来是那个正去日本领馆接洽回来的徐树铮。

徐树铮和室中人匆匆打了个招呼，就向老段走去，老段这时也觉得事态重大，搁下棋局，两眼觑定小徐。靳云鹏、傅良佐等一大班人，也都挤到这边来。徐树铮掏出手巾，揩了一揩额汗，说道：“先生，河上这个家伙，年纪虽小，真不好对付。他首先拿出一批证据，证明升允是确到过东京，并且和寺内首相见过面，张勋要求日本支持，他出的价钱，我这抄的有……”说时，从他裤袋里摸出一本小记事册来，做了一个姿势，接着说：“据河上说，寺内表示很满意，不过大岛健一陆相却极力反对，他说关于中日间的许多问题，中国的段总理和帝国也有联络，坂西大佐报告得很详细：参战案在段总理手里可以办好，此时无改弦更张的必要，林权助叫河上问我们，说前回田中义一参谋次长过天津时，和段总理谈的一番话，段总理承认下的，是不是有效？此外他叫我抄下一个节略有关于今后的中日外交的，请段总理做参考……”

室中鸦雀无声，徐树铮歇了一口气，从他的记事册中，找出一张夹纸，递给段祺瑞。老段拿起，只看了一眼，就反转来压在他的棋盒下面，一言不叙，回过脸再听徐树铮说话。

徐树铮两手按着桌沿，继续说：“河上转达林公使的

话，他非常佩服我们的段总理，这次对付张勋的态度真好，他说他不曾多读中国书，可是左传上的第一篇，郑庄公对付共叔段的方法，他是完全懂得的……你们大家看，他的话够多么尖刻……他又说，这个时候要终止张勋的复辟，非常容易，因为老张托荷兰公使贝老头子来间接问过林公使的意见，林权助还不曾答复。他应该怎样答复，河上说他今晚回北京，希望先听到段总理的回话……”

徐树铮说到这里，突然眼睛一转，盯住了梁启超，看他怎么说。

梁启超到底久经大敌，意态还是那样从容，他走近一步，缓缓地说道：“张勋是亲德派，他的勾结德国，不是一天的历史了。他那次打南京，德国有一个萨尔斯门队长，寸步不离地跟着他，是日本人都知道的。他的军火，有不少是从青岛运来。他这次进北京，和黎元洪谈别的都不投机，只有谈到反对参战的上面，他们两人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辜鸿铭奉了他的命令，天天跑六国饭店，德国辛慈公使没走以前，他们一谈总是几个钟点。就说现在吧，老辜还是三天两天地到德华银行老板那里去串门。这些事，林权助难道不知道吗？张勋走的全是德国路线，我们为了尊重日本政府的意见，才决心参战，日本该和我们站在一边，不论怎样，也没有掉头去帮张勋的道理……”

梁启超话犹未尽，只听得“哈！哈！哈！”有人朗声大笑，大家一看这发笑的人，原来还是徐树铮。

徐树铮一面笑，一面说道：“任公先生，这个话我早对河上说过了，我说的比你还要详细。我告诉河上，张勋反对对德宣战，是公开的，他一到北京，就要把拘禁在西山的德国使馆卫队释放，这是违反协约国利益的，他十足是个亲德

派……你们猜，河上怎样说？真正要气死人！……他睁大了眼睛说，张勋配叫什么亲德派！只有你们段合肥，才够得上是亲德派，合肥在德国真学了一些东西，你们中国的陆军编制，在合肥手里，的确弄得有一点德国规模。张勋么！一个糊涂虫，谁给他好处他就亲谁，他今天亲德，明天我们就能叫他亲日……”

段祺瑞听到这里，有点不耐烦起来。旧历五月天气，大家都觉得热浪难当，这位老先生穿了长衫，外面还要加上一件夹纱坎肩。他用手做了一个姿势，阻止徐树铮再说下去。

他偏着脑袋，斜觑着桌上的那一局残棋，慢条斯理、有板有眼地说道：“你们不要当我老头子是真糊涂，跟日本人办交涉，没有比我再清楚的了。日本人主意已定，你怎么也翻不了案。这回明明是乘机涨价。田中义一上前月跑了一趟徐州，他不知道和张绍轩捣的什么鬼，张绍轩就有恃无恐地直往北京跑。他路过天津，又来找我，把张绍轩的消息统统告诉我，卓如……”他说到这里，抬头望望梁启超。“你那锦囊妙计，其实田中早就这样跟我说了，他说只有如此，才能彻底解决张勋，统一我们的北洋系统。我当时有许多条件是答应了他的。照理，他们又何必弄出林权助来横生枝节呢？这分明是要涨价钱。不依他，行吗？他们正抓住这个紧要关头，你不依他，他们准是那个主意，一面向黎宋卿告密，替黎宋卿想办法来消灭张勋的行动，一方面再去恐吓张勋，叫他乖乖地带了兵回徐州，以后再待机而行动，这样，就把我们的路全堵死了！日本人的心肠既狠，手段又辣，一点也不讲老交情……大家且想一想，现在不依他，就是我段祺瑞全完！全完！你们想，不依他，行不行？”

第一个是徐树铮，慷慨激昂地说道：“先生的话，句句

是金石良言，我们兄弟伙是拥护先生的，拥护北洋系的！除了接受林权助的条件，没有第二条路……”

徐树铮一开端，跟着是靳云鹏、傅良佐、曲同丰等，一条声地喊着：“依！依！依！做什么不依他！”

只有梁启超倒抽一口冷气，回坐在沙发上，半天开不了口。这时但闻段祺瑞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响，喊了一声“问槎！”

“有！”从人丛里挤出丁士源来。

段祺瑞说道：“问槎，你辛苦一趟，跟又铮一同去，和日本人办交涉，你是顶拿手的！”

3. 大风暴前的北京

这时候，北京城里倒是静悄悄的。

四十天以前，督军团盘踞北京，一个个象凶神恶道似的，为了黎元洪不肯解散国会，这些土匪头子，大怒出京。到了段祺瑞免职的事发生，督军团不但纷纷独立，而且在天津成立总参谋处，大有向北京开火之势。那时的北京是人心惶惶的。

等到黎元洪软化，解散国会，不知从什么地方找出一个霉腐烂酱的李经羲来，组织内阁。六月十四日，张勋带了几千个辫子兵，簇拥着李经羲到北京来就职，各省也取消独立了，天津的总参谋处也自动关门了，张大辫子一时威风凛凛，俨然举足轻重。不但那胆小如鼠的黎元洪放下了心，北京人也象有了安身托命似的显得镇静下来，可怜的北京人，在土匪军阀的统治下，就是这样地过日子。

辫子兵在北京的所行所为，是早期北洋大兵的典型扩大，北京人是领教够了的。南河沿张勋公馆的外面，天一断黑就禁街，偶然看到一两个衣帽堂堂、肥头大脑的人，辫子兵还来一个搜身大典，搜出一双金表，先骂一声：“×娘的！这不是外国炸弹吗？你想轰我们的大帅，×娘的！”再打一个耳光，“炸弹”没收，这个人也就放走了。这就是辫子兵在北京的纪律。

尽管这样，北京城还是显着出奇的安静。前门外大栅栏一带，家家买卖兴隆，卖馅饼的同聚馆，每天晚上总是挤满了食客，什么惠丰堂、泰丰楼，净是一片猜拳闹酒之声。庆乐园大唱梆子腔，也是挤得满坑满谷，就只有一点泄气，前几排全坐满了辫子兵，他们摇摇辫子就算是免票，闹得园子里几乎开不出戏份。

北京城如此安静，如此热闹，只有一个人为了凑不齐班底急得几乎要上吊的，就是那位新任国务总理李经羲。说起这位李九爷来，不含糊，是合肥李家的活宝，一天大烟要抽二两，这回为了张勋的保举，被黎元洪请来，当救救命王菩萨。九爷一到北京，就知道不是味儿了，做民国的官，比做大清官要难得多。一张阁员名单，横七竖八，老是凑不上数，一方面却又有找上门来要当总长的。

一天，李经羲躺在烟榻上，他的贴身马弁来报：“张大人要见！”

“哪个张大人？”

“张民政长张大人！”

“请进来吧。”

一个高大汉子，满口河南土音，人还没进来，嗓子先喊起来：“怎么，九哥，还躺着吗？兄弟比你勤快多了。”

这是河南人张镇芳，他原是袁世凯的一个表亲，在袁世凯手里做过河南民政长，刮地皮刮得又狠又笨，给河南人哄走。他在洪宪时代，很替老袁出过一把力，老袁一垮，他就霉了下来。好在他和张勋最是臭味相投，张勋一到，他颠着屁股天天跑南河沿。张勋许下了愿，保他做李内阁的财政总长，今天他是特为打听消息来的。

两个大烟鬼正好各躺一方，吹吹扯扯，渐渐扯到正题上来。

李经羲先唉声叹气，说了一些难话。他很不高兴黎元洪，因为老黎净出些难题目叫他做。“关于组阁”他说道：“一会儿说教育要找严范孙，一会儿又说农商要找张季直，全是些无从兑现的支票。弄到了现在，连财政总长还得要我这个穷老头子来兼，这不是要我的好看吗？”

张镇芳捉住了机会，赶快接上口道：“你不提财政总长，我还忘记哩！张绍轩真是个热心朋友，可就有点强人所难，他会叫我来帮你的忙，要我办财政，这不是笑话吗？九哥，你看我是这块料吗？”

李经羲装着在抽大烟，烟斗上吱吱地在响，鼻子里却嗯了一声。嗯过了，慢慢放下了烟枪，两眼在瞅着张镇芳说道：“馨庵，你这个话简直就象替我说了，张绍轩真是强人所难。我这个受罪总理，什么骂都挨过了。这几天，这些报馆流氓，天天骂我的内阁，什么芙蓉内阁了，凌烟内阁了，干脆就是咱们喜欢弄两筒的不好。馨庵，你是明白人，瞧瞧这个局面，哪里弄得好哇？”

张镇芳不开口了，干脆低下头，闷着去抽他的大烟。

临走时，张镇芳眉毛眼睛都象在冒着火一样地说道：“九哥，咱们往后看吧，就算我张镇芳是个大烟鬼，民国以